

肖洛姆·阿莱汉姆

遊 星

第二部



外国文学出版社

遊 星

第 二 部

〔俄〕肖洛姆·阿莱汉姆 著

陈 珍 广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 北 京

第一章

卡拉梅尔先生

伦敦的威特查彼尔在许多方面都使人想起象别尔迪契夫、维尔那、勃罗迪这么一些城市，或者确切说，是这三个城市加在一块。再确切点，它仿佛就是耶路撒冷。没有哪一处犹太人的生活如同在威特查彼尔这儿这么生机勃勃。没有什么地方能使犹太人感到如此自由自在，具有如此浓郁的家乡气息，如同在威特查彼尔这儿这样的。人们的外表和言语，舞手动脚讲话的姿态，乱哄哄的奔忙、喧嚷——一切的一切，和我们那儿一点不差，甚至人们的职业和挣钱的方法也一模一样。我想用这点说明，伦敦的犹太人一点也没有新创出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一样凶狠的竞争，一样为了生活而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一句话，从俄罗斯到这儿来之后，你们就会感到好象到了家一样。你们不用找很久，就可以找到犹太旅馆、犹太教堂和犹太饭馆。

既然我们很快就想起吃饭，就该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威特查彼尔市中心一间叫做“民族咖啡馆”的犹太餐馆。这不但是犹太的餐馆，而且还可以算是犹太人的俱乐部。任何时候你到那儿去，都可以碰到形形色色应有的各种职业的人：交易所经纪人、哲学教授、商品推销员、传教士、犹

太演员、珠宝商、办事员、新闻界作家、棋手、店员、锡安主义者^①和一些年轻人，谁也不认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可是老到俱乐部来吵闹、争论、谈笑、抽烟、乱哄哄地到处钻。抽烟抽得最凶，吵闹比任何人都厉害的是咖啡馆的老板卡拉梅尔先生。现在我们荣幸地把他介绍给大家。

卡拉梅尔先生是加里西亚人。他处世审慎，长着一把象格尔茨尔^②那样蓬松的大胡子，这就使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和锡安主义者。可是，他更同情地方主义者^③。说实在的，他甚至也不是地方主义者。一般说，他总是置身于所有的政党和派别之外，因为卡拉梅尔先生，你们知道，是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除了自己谁也不相信。不过，要是人们当着他面，说他的胡子和格尔茨尔博士一模一样，他只能算做锡安主义者（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赞格维尔先生^④能替犹太人找到一块合适的立国的地方）。那么他，卡拉梅尔先生也不会反对的。格尔茨尔博士固然是个伟大人物，真正的绅士，但赞格维尔先生也不是个什么小字辈。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是卡拉梅尔先生的处世原则。卡拉梅尔先生一般说来是个“有原则性的”人。他喜欢讲英

① 锡安是耶路撒冷城里一座小山，古犹太教神殿所在地。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复国。

② 格尔茨尔(1860—1904)锡安主义的创始人、思想家和领袖。

③ 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主张不一定在巴勒斯坦，可以在任何地方重建犹太国家。

④ 赞格维尔(1864—1926)，地方主义者的一位思想家。

语，并且自信已经掌握得象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么完美。此外他还自认是个有教养的人，深知书中奥秘。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晓得的。对于自己的事，就是说这个餐馆，卡拉梅尔先生却象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对猪肉一样讨厌。到算帐的时候，他跟顾客们是很好商量的，要是人家付钱，他就收下，要是不给，也就算了。卡拉梅尔有这么一条原则：“谁肚子饿，谁就来吃。”于是人们来了，吃了，喝了，然后到美国去——一去便无影无踪。这原则的确是好，可惜只是他自己说的，而不是别人对他下的评语。

卡拉梅尔先生总是喜欢谈自己，谈自己如何会看人，讲自己的好心肠。而且一般说来，他爱胡吹，老爱说话。不过既然他没有别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多讲呢？他的餐馆全部事务都是由他的老婆卡拉梅尔太太照管的。她终日劳累、受苦受难，除了安息日，整个礼拜都站在炉子旁边，看不见这世界，甚至也见不到伦敦的烟雾弥漫的天空。到了安息日，她戴上了“hat”^①，穿上了美丽的“dress”^②，才成了一位“lady”^③。然而她却很关心让她丈夫及时吃上“breakfast”^④和“dinner”^⑤。吃过午餐后，卡拉梅尔必须“小睡”一会。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俱乐部里，要么就在那些小桌子之间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抚摩着自己格尔茨尔式

① 英语：帽子。

② 英语：衣服。

③ 英语：夫人，太太。

④ 英语：早餐。

⑤ 英语：晚餐。

的大胡子，要么就象一个顾客一样坐着，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嘴里叼着一支雪茄，大声地悲叹自己的命运。

“这个时代啊！我卡拉梅尔先生也不得不卖面条。有什么办法呢？要生活嘛。正象英国人说的，‘you must work for your living.’^①”

是的，卡拉梅尔先生憎恨自己的餐馆，讨厌自己的职业。他宁愿“从事社会工作”，到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里混一下，和俄国侨民打交道。他称这些侨民做“喀查普”^②或者“叫化子”，而不是别的。按照他的意见，所有的俄国犹太人都应该通通在白杨树上吊死。也许，你们以为卡拉梅尔是个很坏的人吧？或者他喜欢英国的犹太人甚于俄国犹太人？你们错了！要是卡拉梅尔先生性起，他也可以骂遍（当然是背地里）所有伦敦的富翁和那些“犹太贵人”，把他们诋毁一番。

卡拉梅尔先生是个自负的人：你惹他一下试试看，准叫你好过不了。那些了解卡拉梅尔先生的人，提防他就象防火一样小心。可是，当客人们围着桌子进行热闹的谈话时，他自己却可以随便钻到客人中间去毫不客气地插嘴：

“善良的人们，让我说吧。我认真地对你们说，你们根本一窍不通。胡扯用不着花钱，或者象英国人说的，‘说是容易的’。”

接着，卡拉梅尔先生抚摩着自己格尔茨尔式的蓬松大

① 英语：要生活，你就得工作。

② 革命前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胡子继续说完自己的话：

“比方说，到底你们谈些什么呢？”

有一回，卡拉梅尔先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他偶然碰到一个奇怪的人，这个人在他那儿遗忘了一大捆信件，很多很多的信。

不过，我们还是让卡拉梅尔先生自己说吧，让他自己讲讲这个人，他们如何见面，什么样的宝贝忽然落到他手里等等……

“你看到这叠东西吧？这是一个穷鬼犹太演员，一个个子矮小，声音沙哑，眼光狡猾的家伙留给我的。他是谁，从哪儿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愿我也不知道什么痛苦吧。我有这么个原则：别人不讲他是谁就别问。正如英国人说的，‘stick to your guns’。①一句话，他在我这儿一连吃喝了两个礼拜。他说他认识一个女演员，她赚的钱上几百万，而他们，就是说他和她是好朋友。不过很难找到她，他说，要是找得到她，他的钱就会多得象撒给新郎的大麦那样了。All right! ②我有这么个原则：既然别人说，就应该相信，或者象英国人说的，‘Seeing is believing’。③有一回，这个笨蛋到我这儿来求我借给他几个先令。他说，他要到伦敦附近一个地方，到布来登去几天。所有的贵人和富翁夏天都到那儿去避暑。现在，他说，那位著名的女歌唱家

① 英语：坚守你的阵地，固执己见。

② 英语：好，行。

③ 英语：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

或者女演员就在那儿。这时他交给我一个手提包，或者象英国人说的，‘hand bag’，^① 叫我替他锁着好好保存起来，他说，里面有文件，很重要的文件，它有天晓得那么重要的价值。All right! 好吧，我有这么一个原则：既然别人说，就应该相信，或者象英国人说的：‘Seeing is believing.’ 我给了他几个先令，收起那个手提包，藏到写字台上面一个抽屉里。我等这个叫化子，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一年……从那时起有没有见过他呢？就没有看见过！田野追风，徒劳无功，或者象英国人说的：‘Catch me if you can.’^② 有一回我想起这个笨蛋交给我的那个手提包，我把它拿出来，心里想：应该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贝。一看，只看到一些用犹太文写的信件。All right, 我想，这真是帮了个倒忙了！我要这些干啥呢？我把它们怎么办呢？正如英国人说的，‘根本不值一提’。”

卡拉梅尔先生这样讲述这些天赐给他的宝贝，一捆用犹太文写的信件。因为这些信件和这本小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儿把它们一字不漏地转述出来。我们希望，读者们自己会猜到，是谁写的这些信，它们又是寄给谁的。

① 英语：手提包。

② 英语：要是你能够就抓住我吧。

第二章

书简一束

第一封信

我的亲爱的，现在我在给你写信。我自己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知道你在哪里和你现在怎么样吗？但我并没有失望——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我都怀着希望：迟早总会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多希望能够至少把我从戈列涅什堤逃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的情况告诉你。当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你好象就坐在我身旁，而我则不断地对你说呀说的。自然，我不能象口头交谈那样清楚而详尽地把我的生活全告诉你。说实在的，我怎么会写的呢？如果说我懂得一点点犹太文字，我倒应该感谢我那当领唱人的父亲。他老对我说：“男孩们都学着写，你也来吧。要是你学会写字，那有什么害处呢？要记住，我的女儿，以后这对你会有用处的……”现在我看到，他是多么正确。

我的亲爱的，我从什么地方讲起呢？从那令人难忘的安息日之夜吧，你还记得吗？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啊！既然那时我没有吓死，那就是说，我该长久地活下去。那晚当我等到时钟敲响十二下的时候，我的心急得几乎要跳出来了。每一分钟我都觉得象一点钟那么长，而每一点钟则

象一整天，象一年，象无限那么久！等到时钟终于响过十二下之后，我悄悄地起来，轻轻地打开窗子，朝街上看去。啊，真可怕！周围漆黑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时我什么没有想到啊！最可怕的思想，最不祥的预感折磨着我。但我最担心的是你，我的亲爱的。你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吧？……这时，有人吹了一下口哨，接着又是第二下——那是我和那个嗓音沙哑的叫做肖洛姆·梅耶尔·穆拉夫契克的人约好了的暗号……我的心象时钟一样：滴答滴答地跳着。我觉得很冷。“莱兹尔，把窗关上！莱兹尔，把被子蒙头盖上——睡吧。”我自己这么想。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想起我和你订的约。我想起我们在失火那天晚上彼此立下的誓言——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我想起我们握着手起誓，于是一切犹疑都消失了。“别了，亲爱的妈妈和爸爸！……别了，戈列涅什堤！领唱人的女儿莱兹尔最后一次向你们问好。再没有莱兹尔了。小鸟儿从笼里飞走了！”我吻着我的枕头并和这所房子告别，心里觉得很痛苦。我多么怜悯我可怜的爸爸啊：明天早上他会说些什么呢？可是我犹豫动摇并没有超过一分钟，也许还要少一些。一会儿我已经爬出窗外，溜到街上去了……“神街”上死一般的寂静。我和那嗓音沙哑的家伙象两个影子一样一块走着。我跑着，他追着，两个人都跑得喘不过气来。仅仅到了街的尽头，到面包师那着了火的房子旁边，我们才停下来。我和我的同伴彼此面面相觑，忽然，他用沙哑的声音轻轻地笑着说：

“小姑娘，”他说，“你跑得这么快，我好不容易才赶上你

啊。”

这时他解开了包袱，取出一件破旧的猫皮大衣和一条旧围巾。

“这干啥？”

“这是给你的，小猫儿。你应该换换衣服，这才不会让人家发觉，老天爷保佑吧。现在，就算他们肩膀上长了十八个脑袋也决不会认出你来了。我的小鸟儿，好好地围上这围巾吧。就这样。不过要注意，在路上千万别说话。在我们未到达车站之前，你应该象一尾鱼一样不吭声。听见了没有，亲爱的？别作声！……”

这时候一辆套着三匹马的大车驶过来了。这嗓音沙哑的家伙喊住了它。在赶车的座位上坐着施曼-多维特——我在黑暗中也能认出他。经理舒帕克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看来他好象很沮丧的样子。他把这嗓音沙哑的家伙叫到一边，和他咬着耳朵谈了很久。至于谈些什么就不知道了。只听见这嗓音沙哑的家伙大声地叫喊，显然是对经理说的：而“笨——蛋！”

我站在那儿简直象站在烧红的煤炭上一样难过。我紧紧地用大衣和围巾裹住自己，可他们还是交头接耳地谈个不休。后来他们忽然走到马车夫跟前，把他叫下来，带到一边，三个人又咬着耳朵谈起来。我很快就听出，施曼-多维特是用摩尔达维亚语对他们讲的，我只听到个别一两句话。

“完全不对！亲家母坐车，却不晓得要到哪儿。哪儿是法契什堤，哪儿是诺沃谢利察？”

当时我想，我是否应该脱下猫皮大衣，趁早赶快跑回

家？

忽然，我听到那沙哑的声音在叫：

“卡茨太太！卡茨太太！”

他叫谁呢？难道是叫我？是的，这是他给我起的新名字：“卡茨太太”。

我们三个人坐上四轮马车：我和经理坐在一起，嗓音沙哑的家伙坐在对面。经理愁容满面，不时地叹着气，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酒味。嗓音沙哑的家伙下令说：“走吧！”施曼-多维特鞭打了一下马，我们就出发了。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忽然我听到，马车夫勒住马，喝了声，“嘟噜噜！……”我们便在寡妇涅哈的房子旁边停下来。“真倒霉透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糟糕，让寡妇涅哈看见我……”可是一转眼，涅哈和她的姐妹们说到就到了。她们三个人衣衫不整地站在门口。施曼-多维特正和涅哈谈那些“鲑鱼”（看来，他指的是那些演员）。她问道，他们都到法契什堤去了吗，什么时候走的呢？……马车夫顺便提醒她，说他前两天从车站给她送来两位客人，而她涅哈却并没因此给他一点好处。可是寡妇涅哈却回答说，他不久前从车站送给她的那些客人，真是该生得多活得少哩。这时涅哈不断地往大车上张望，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我敢发誓，她一定认出我了。我的心都要吓破了。……我尽量用围巾围紧自己。不用多久我就要闷死了。可是，这时那嗓音沙哑的家伙却救了我，上帝保佑他健康吧。他对马车夫吆喝着，催促着，急得不得了：“走吧，快走吧！”接着响起了大家互相告别的声音：“祝你们顺利，一路平安，”施

曼-多维特抽响一下鞭子喊道：“走吧！”于是那几匹马便那么飞快地跑起来，简直使我觉得我们就要给摔得粉碎了。“你们干吗跑得这么快？谁在后面追你们呢？”经理问道。马车抖得连他的牙齿打颤的声音也听得见。可是施曼-多维特并不回答，而是越赶越快。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折磨我：也许有人在后面追赶我们吧？……也许这就是他们三个人悄悄议论的秘密吧？我刚想到这里，一看，在我们马车旁边和几匹马并排跑着的是你们的狗“切尔库什”。我一下子就把它认出来了。我想，“我们的事糟了。”“切尔库什”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也许，你们的人派人来追你，却要把我抓住……完了！我们俩都完了！……我已经清楚地想象出我们如何被双手捆起带回家去。“怎么弄得受这样羞辱的地步呢，”我想，“跳下马车摔死不是更好吗？”“停下，把马勒住！”忽然，施曼-多维特大喝了一声。他在田野中间把马车停下后，便跟另外几个马车夫用摩尔达维亚语交谈起来。我朝另一辆马车看去——这马车载满了箱子和篮子，上面坐了两个人：一个好象是果茨玛赫，另一个是你……亲爱的，虽然你也象我一样给一些破旧衣服裹起来，但我还是即时把你认出来了。好一会我觉得你也在看着我。你好象还站起来，向我招手，呼唤我的名字。我差点儿没有从车上跳出去。可是，看来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这一切持续不过半分钟，施曼-多维特便上调头，抽了一下鞭子，我们又飞快地前进了。

谢天谢地，这回只受了一场虚惊。但到底我们要到哪里去呢？其他的人又到哪里去呢？为什么经理如此忧郁？

他们三个人密谈些什么？他们有什么秘密？为什么嗓音沙哑的家伙骂经理笨蛋？这一切我在下一封信再详细告诉你。现在已经晚了，该睡啦。晚安！

第二封信

我唯一的朋友！

我在上一封信谈到的一切伤心事和不安，那一晚我感到的惶恐和惊慌，比起我以后遭到的灾难简直算不了什么。多少忧虑和不幸，多少苦难和悲痛啊！真是人间地狱！你想象一下吧，我的亲爱的，我们一过了国境，我才突然知道，我们完全不是在罗马尼亚，象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根本不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当时反复考虑的事——我应不应该告诉你呢？要是我靠近一条小河，我会毫不犹豫地跳进去的。我用拳头乱捶自己，乱扯自己的头发，哭得死去活来。看来，经理和嗓音沙哑的家伙都给我吓怕了，便开始轮流用甜言蜜语安慰我。可是他们越讲，我就哭得越响。我撕自己的衣服，想把玻璃窗打破。经理给吓得半死，赶快跑了。也许，这是嗓音沙哑的家伙悄悄地劝他走的……看来，他猜到我害怕经理和他那布满皱纹的丑陋脸孔以及没有睫毛的、难看的红眼睛。

当我和嗓音沙哑的家伙——就是那个叫做肖洛姆-梅耶尔·穆拉夫契克的——留下时，我放声痛哭。他开始安慰我，以他的生命，以老天爷和上帝的名义发誓，保证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吻了他的手，哀求他说真话，只求他对我说真话……他又一次指天发誓，说已经把一切事情都告

诉了我，一点也没有隐瞒。要是假的话，就让他……现在就让我三言两语把他讲给我听的转告你吧。

我们本来要到罗马尼亚去的，但到最后计划改变了。这一切都怪经理自己。原来，舒帕克不多不少有两个妻子。虽然他总说早已经和一头离了婚，他说，他还可以找到证人。但是她，就是说离了婚的那个，却硬说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谎言，纯粹的虚构。于是，第二个妻子，那个没有离婚的就要求他跟自己离婚，但他却不愿意。为什么呢？舒帕克要求她先将他花在她身上所有的衣物、珠宝、金钱——全部财产都归还他。可是她却反过来说，她花在他身上多少钱，就让他舒帕克长多少脓疮吧！他们谁对呢，很难说。嗓音沙哑的家伙认为，他们三个人都对，因此，他说，不能让他们三个人碰在一起，否则事情就糟啦：他们之间一定会大打出手，恐怕连鼻子也要打掉。

事情那么凑巧，在离开戈列涅什堤之前，经理收到了一位熟人的来信。那个人告诉他，舒帕克的第一个妻子，就是说那个已经离了婚的，打听到他在什么地方，便打算到戈列涅什堤来找他。经理听了之后，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因为她会到处给他丢脸添麻烦，真是宁愿逃到天涯海角也得避开她。他早就想到罗马尼亚、到布加勒斯特去，当他知道这么个好消息之后，便决定尽快地去，赶快和大伙准备上路。你这没头没脑的家伙，要溜就不要走漏风声，赶快悄悄地溜——好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却不！他，就是说经理却首先如此这般地写了一封信给第二个，即还没离婚的那个妻子：“我就要到罗马尼亚，到布加勒斯特去。现在我们

该彻底弄清，到底怎么办了。要是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就直接到布加勒斯特来吧。”这个没有离婚的怎么办呢？她也如此这般地给他写了封回信：“我亲爱的良人！首先你要和前头那个脱离关系，然后再来和我谈吧。”此外她，就是说这个没离婚的，还如此这般地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离了婚的说：“要是你想和舒帕克脱离关系，那么就快点到布加勒斯特去吧。”那个离了婚的当然立刻就飞快赶到布加勒斯特。经理从一个演员那儿知道了这件事。这演员是收到一个朋友（也是个演员）的信知道的。他什么时候才把这封信给舒帕克看的呢！是在格涅赫的酒馆里，出发前半小时才给他看的。这就是他们在安息日那个晚上秘密商讨的事情。正因为这样，穆拉夫契克才骂经理是“笨蛋”。

“您给我讲的一切，”我对那嗓音沙哑的家伙说，“虽然很简单，却非常有趣……可是以后又怎么样呢？”

“以后嘛，”他说，“一切都会很顺利的。让那两个老婆，谢天谢地，在布加勒斯特互相揪头发，大打出手吧。可是我们却要在这儿租个剧院，并且给我们的演员写封信（他们都在雅西），谁要是有钱，就到这儿来，谁要是分文没有，那就只好待在家里或者到安息日该到的地方去吧。”

“果茨玛赫呢？”我问道。

“干吗提起果茨玛赫？”他说，“怎么，你想念他吗？”

“不，”我说，“只不过想起他跳的‘哈西德’舞罢了。”

“让他和魔鬼跳吧，这个果茨玛赫！我们干吗要这个长头发的傻瓜呢？象果茨玛赫这样的喜剧演员我们到处都找不到……”

你明白，我的亲爱的，这些话真使我凉了半截……但我仍然不露声色，装作很愉快和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觉得，讲好话会好些，应该和这嗓音沙哑的家伙搞好关系。所以起初我哀求他，然后声明，要是其他的演员不来这儿，我是不肯罢休的。要是他想帮我的忙，那就设法使其他人，包括果茨玛赫这个笨蛋，到这儿来……无论如何也要他们来！“到那时，我才会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好象在戈列涅什堤一样……”

他看了看我说：“好吧，让我们立刻写封信要大家来，也叫果茨玛赫这笨蛋——见他的鬼吧——到这儿来。”这嗓音沙哑的家伙，就是说穆拉夫契克这样对我说，并告诉我，要是需要的话——不管我要什么，也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可以找他，并且只找他一个人：他会在各方面帮助我。……后来他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大堆新衣服，叫我挑选我喜欢和穿着合适的衣服。还三次给我带来了皮鞋，直到我选上一双合适的为止。我梳洗过后，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朝镜里一看，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啦。我的眼泪都到哪里去了？我忽然想吃东西。而且不仅仅想吃——不，我无缘无故地忽然想歌唱！于是我便引吭高歌，好象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似的。

第三封信

可能你以为，我上两封信给你写的一切灾难已经到了尽头，我的一切痛苦只限于这样吧。不，亲爱的，这不过是新的眼泪，新的苦恼，羞辱，痛苦和无尽头的灾难的开始。